



好看文丛

四脚朝天



FRASTRATED

王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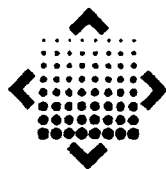
写给中国当代艺术家的“生存之书”，
是甜蜜与痛苦互为纠缠的、悬在生活深渊上的“无望之书”。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四脚朝天

王艾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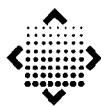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
808

四脚朝天

RASTRATED

王艾 /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脚朝天/王艾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

ISBN 7-106-01862-7

I. 四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7123 号

责任编辑: 兴安

封面制作: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插图: 王公

版式设计: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: 刘玉朴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

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 字数/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862-7/I·0336

定 价 1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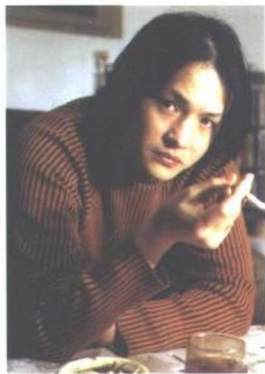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变成乌有，
也没有任何地方会全然空虚，
因此我认为我的胸腔永远怀有
所有那些碎片，尽管它们不再合聚；

——约翰·但恩《破碎的心》

我和我的公众彼此都十分理解：
它听不见我说的，我不说它想听见的。

——卡尔·克劳斯

作者简介



王艾，著名青年诗人，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971年11月生于浙江黄岩，少年时代学习美术。1994年来京，做过动画与编辑工作。1995年获刘丽安诗歌奖。作品发表于《今天》、《作家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大家》等海内外刊物，入选各种小说与诗歌选本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摄氏五十度》，长篇小说《四脚朝天》，作品被翻译成英、德、日等文字，现居北京。

责任编辑：兴安

封面绘画：王公

电子信箱：xingan2000@163.net

目 录

序 幕 (1)

第一部 (6) 第二部 (84)

第三部 (179) 第四部 (268)

尾 声 (329)

序 幕

“四脚朝天”，本指动物生存的尴尬处境，特别是乌龟，它四脚朝天后就很难有翻身的机会。小时候，我家的后院养了一只乌龟，缓慢地爬行在父亲种植的花卉间，我时常将它掀翻，欣赏它四脚乱蹬后的窘态。其它的动物，只有受伤或者奄奄一息后，才翻不过身来。

本书中的主人公章郎郎，系患有心理疾病的画家，他后来承认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失败，就离开了北京。不过，大部分人的心理都有问题。章郎郎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的问题。至于他去哪里，我一无所知，大约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，我与他失去了联系。他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，都出生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属于既没啃上面包，也没喝上牛奶的一代人。当我们懂事的时候，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期。当我们在生存的夹缝中时时不忘奋斗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生活的速度再也慢不下来了。

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。本书前前后后的事，都是我凭空虚构出来的。只是女主人公芷芷的死，我表示遗憾，因为她在书中必须死。

读者读了以后，一定觉得我书中的人物大脑有问题。我却以为他们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严重脱节，就像接通大脑的神经全部乱了套一样，到处冒着火星。这种思想意识与行为脱节的现象，说实在的不能怪他们，而是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还有待建设。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会说粗话，那并不是这些粗话都去专利局申请登记过，而是能缓解他们的焦虑。这一点，请原谅。

不过，有一种观点是：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，往往是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的。

章郎郎如在北京，看了我的书后一定会生气。实际上我要辩护几句的是：他在生活中还是比较保守的，而不是像书中一样，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，开放得一塌糊涂。他告诉过我的隐私少之又少，所以，关于他个人的心理活动、隐秘的生活行为，都是虚构出来的。我们地球上每天都发生不少故事，他的故事不算什么，无非都是关于人的故事。

本书中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邓青容。据我所知，她现在的生活可是不太幸福。一个人与痛苦分手久了，就麻木了，正如一个人同他的幸福分手久了便麻木了一样。呜呼！哀哉！人最终都会妥协的。有些人感叹人生苦短，就是建立在对生命不信任状态下所发出的一种声音。邓青容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女孩，但章郎郎爱她，实

际上，章郎郎爱的是他自己的一种状态，或者是一种关于爱的观念。

本书约开了五个头，均被撕毁了。至于自己是否喜欢，我只能说不满意。我的一些朋友总要求像写诗一样写小说，这奢望恐怕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小说是一种感觉之物，观念则是写完后的事。

写完本书后，已进入新的世纪，就是说，人类已告别了所谓的 20 世纪。我的人生也已迈入第 30 个年头，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吃力地爬过一个山坡，突然发现那里并无新奇之处，到处都是一种重复，到处都是加大了马力的生活，这使我产生了与书中章郎郎一样的观点：历史是会重演的。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下意识中活动着，就像海底的无名生物，在昏暗中蠕动，纠缠在一起。人之所以需要理性来支配，那是因为害怕感性的力量撕碎我们。

所以，我已累弯了腰，我的脊椎炎也犯了。章郎郎与铁树为什么在书中混成这样，我认为与我没吃药品有关。因为没吃这些该吃的药，我的筋骨难以舒畅，为此，笔下的人物也变了形。但归根结底，我不信任医院。

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里奇，他是飞碟迷，总觉得外星人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不与地球人接触而已。我后来去过他的酒吧，他那时正和几个美国籍的印第安人的后裔打得火热。那几个印第安人早就没了他们祖先的样子，看起来像几个美国本地产的地痞。那一次，里奇严肃地告诉我说，他去了一趟外星球。外星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源，吃的用的全是氧气。至于提炼氧气的方法，没有人

知道。里奇的逻辑是：既然是外星人提炼氧气，我们地球上的人必定不会知道，因为外星人比我们人类的智商高得多，就像我们的智商要比猪的智商高得多一样。

我想那是里奇做梦，梦见他自己去外星球，要不，他就是疯了。可是，当一个税务官到他的酒吧时，他马上扭头走向税务官，并爽快地掏出中华牌香烟，不理我和玛雅人印地安人的后裔们了。那香烟贵得要命，只有税务官配抽，难怪许多人花钱买官过过瘾。税务官来里奇的酒吧白吃白喝，从不花钱，那是因为他把里奇当哥们儿。

本书的另一个人物铁树现在收集古董。当然，对于艺术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。他因收集古董去过一趟西安，在那列肮脏的普通快车上，康娜也出现了，她是去西安旅行。前者肩膀依靠着厕所抽烟，腾云驾雾地看着烟雾迅速地被漏进车厢的风吹散，而后者却裹着脏兮兮的毛毯感冒了。前者在 13 号车厢，而后者却在 14 号车厢。于是，谁都不知道对方和自己同乘一列客车去西安。抽完一支烟的铁树伸出小拇指挖出一块干燥的鼻屎，甩了甩，没甩掉，就顺手把它粘在门框上。这时候，列车抖了抖，14 号车厢的康娜也抖了抖，紧接着，她从中铺爬了下来，去了厕所。但 14 号车厢的厕所刚进了一个患了便秘的男人，于是康娜掉头走至 13 号车厢的厕所，很顺利地解决了问题。等她过去的时候，铁树早就回到了自己的铺位，躺了下来，旅途疲倦令他鼾声如雷。总之，两个人分手以后就是遇不到一块儿，这能怪谁呢，只能怪造物弄人。铁树去往西安的途中，木盈正在纽约

同一个美国人举行婚礼。铁树挖鼻屎的那一刻，木盈正在教堂里抬起了手，让未婚夫在她的手上戴上一枚钻戒。他低声说：“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爱人了。”他们是在上帝的面前发誓恩爱一生一世的，幸好宽容的上帝从不计较人的过失。木盈美国丈夫的汉语相当蹩脚，正如木盈的英语相当蹩脚一样。那个美国男人早年是一个原装的嬉皮士，不过，到了80年代，嬉皮士运动也已偃旗息鼓。如今是90年代，那美国男人已蜕变为一个“乖乖仔”，一个“老乖乖仔”，只是偶尔暴露玩世不恭的一面，至于丑陋人性的一面，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。他比木盈大了20多岁。

时过境迁，谁都不知道往后还会发生什么？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玩意儿？

我以第一人称来叙事，那是我觉得应该进入到章郎的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。实际上，我的内心出差很久了，还没有回来，就像一个朝三暮四的情人，我想再遇见她，就得吐出我胃中的食物。我同我灵魂分手的那些年头，我好几年都想不起他的模样了。我越来越与我身上的某些东西脱节。我生命中最高的目标——就是不想同人性不和谐的部分遭遇，同群体的谐调性脱节。作为人类一员的我，没有能力创造什么，我只想清除身体里的东西，那就是垃圾。

作 者

第一部

1

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，由于画画，我经常允许自己的想像力不受任何理性的驾驭，任其飞扬，这决定了我有别于他人。但当我发现我与他人没有区别时，我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人。我住的地方叫西园，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平房区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如果除去以前乱七八糟的故事以外，我的故事应该从西园讲起。从哪里讲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讲、要说，要叙述。我第一次见到芷芷的时候是在西园，我没想到我们一见面就相互嘲弄骚扰打击，谈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一开始就与我有抵触情绪的女人后来把我的生活搅得天昏地暗。

也是在西园，芷芷见到我，说我的目光很暧昧，很

毒，很坏，说一个男的不应该有这样的目光。

“我怎么就招你惹你了，”我说。

“相互招惹不是很好嘛。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。”

“是嘛？”我说，“看来是相互折磨出来的。”

“也可以说是培养出来的。”

“像你这样的‘感情孤儿’本来是没人要的，幸好我‘伯乐识马’，要收留了你，”芷芷笑着说，“要不然像你这样的孤魂野鬼哪来的爱情？”

“你真是太抬举我了，”我说，“你不怕我伤着你？”

“你看，受刺激了吧。”

“谁还能刺激我啊！你真是高估自己了。”我说。

我对芷芷大大咧咧的样子颇为不满。她的抱怨使我感觉自己像被人遗弃的垃圾，因偶然被她捡到，得以重用，而我却要装出感激之情。

据铁树介绍，芷芷在做设计方面的工作，她在北京一所美术院校设计系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，与所有飘在北京的年轻一代外省人一样，他们无所作为却又不堪重负，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逐渐丧失一些珍贵的东西。

芷芷第一次到我住处来的时候，就对我的住房非常不满。她若有所思地靠在那张暗红色的人造革沙发上问我：“章郎郎，这年头爱情有没有价格啊？”

我当时糊涂了，眨眨眼睛，装出一副很他妈的崇高的样子说：“爱本来是无价的……不是有一个叫裴多菲的

诗人说什么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……爱本来是崇高的精神产物，所以怎么能以价格来衡量呢？但碍于世道混乱，大家都用金钱来衡量，那么爱情还真有增值与贬值的可能？”芷芷狡黠地笑笑又问：“章郎郎，你的房子月租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400 元。”芷芷点点头笑嘻嘻地说：“房子这么便宜，看来你感情的价格也不会太高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爱情只值 400 元，这不是贬低我吗？”我说。

“没有。”她说。

“你刚才说我的目光咋的……我的目光怎么就招惹你了？”我重复着前面所说的话。

“可能是性骚扰吧，”芷芷说。

“怎么，我的目光还能性骚扰。”我差一点气得晕过去。

我当时住在西园一个独立的院子里，院子里共有两个较大的房间，一个厨房，还有一个堆满杂物的房间。一个房间被我当作画室用，另一个房间自然就是卧室了。画室里堆满我在北京这几年累积下来的垃圾，画框、画布、颜料、手推车、调色盘，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工具和材料。卧室像猪窝似的，乱哄哄的一片，显示着一个穷困潦倒者的生活痕迹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也会突发奇想，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但大部分时间我的房间惨不忍睹，就像被土匪打劫了似的，在视觉上给人造成紊乱的印象。

紧挨着我院子的是铁树的院子，他也画画。与其他

肮脏邋遢的北方人不一样，铁树可以说是风度翩翩，时常穿那种廉价、看上去亮闪闪的化纤质地的时髦衣服。他走路姿势潇洒，神态俊朗，一条马尾辫在背后左右晃悠，挺像一个摇滚明星。他身上那件棕红色的皮夹克是西方国家“朋克”们扔了的垃圾，经过小贩子的几番倒腾，到了天津唐沽港口。铁树专程去那里买了回来，才花了200元，惹得我也蠢蠢欲动，想去买一件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象，铁树身上的那件皮夹克，是西方哪个患艾滋病“朋克”的遗物，染有艾滋病病毒，或者是其它说不清楚的病毒。

为了卫生起见，铁树买了10瓶二锅头来清洗这些“走私”来的病毒。他把皮夹克放在厨房的水桶里，倒上二锅头，嘴里唠叨着你西方艾滋病厉害还是我北京二锅头厉害之类的废话，吭嗤吭嗤地洗了起来。我坚持称二锅头对付不了艾滋病，“你就别破费了，这么洗是没有用处的。”我说。这就弄得铁树不敢穿了，让这件背景复杂的走私皮夹克呆了两个月。把它放在户外日晒雨淋了两个月以后，铁树才敢穿在身上，所以他时常下意识地问我：

“郎郎，我是不是在穿死人的衣服啊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我幸灾乐祸地说，“就看你的运气了。”

后来，他穿上这件廉价的皮夹克显得精神抖擞，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。但他也明白，这得付出一定代价。这个时代就这么奇妙，凡事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
芷芷第一次来西园的时候，先去了铁树的住处，后

来才到我的住处。铁树高兴得不得了，说得难听一点，他的口水呼哧呼哧地从嘴角流了出来，唾沫从口腔溅出，两眼放光，以至眼球看上去比平时凸出了一些。我时常看到兴高采烈、手舞足蹈的铁树，也时常看到哀伤悲泣、痛苦不堪的铁树。当然，铁树与我一样，也时常麻木不仁，发愣发呆。他与我相似，喜怒哀乐均挂在脸上。

这一天傍晚，芷芷先到了铁树的住处。每当有女的来，铁树便鬼鬼祟祟，好像她们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似的，绝没有想要奉献出来展览的意思。芷芷进了门以后，铁树便把院子的大门哐啷一声关上了，锁死了。但他的卧室和我的客厅只有一墙之隔，而且，这面墙的隔音能力似乎相当虚弱，连铁树的鼾声我都能听见，更何况夜深人静时铁树带女孩回家上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铁树以前女友叫床的声音抑扬顿挫，简直是在朗诵古典的押韵诗，真是烦死我了。他家的席梦思也他妈的是假冒伪劣产品，声音特别响，使我坐卧不宁。我曾劝铁树换个新床，换个新的女朋友，但他坚持己见，说这是世界上最悦耳的音乐，是为章郎郎唱的催眠曲，我应该高兴才对！

去他的，真是谬论，但时代需要谬论，要不然我们的生活也太没意思了。为了继续过上有意思的生活，我们制造了大量的谬论，随时准备兜售。

碍于这面墙薄弱的隔音能力，这一天傍晚，我的耳边又传来铁树房间女孩的嬉笑声。这种声音带着令人想脱光衣服裸奔的欲望从砖缝里渗进我的耳朵，让我感到